

美术笔谈

● 王 琦



河北美术出版社

美术笔谈

● 王 琦

河北美术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2 号

美 术 笔 谈 王 琦 著

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8,875 印张 205,000 字 1992 年 3 月第 1 版
199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定价: 11.50 元

ISBN 7-5310-0430-5/J·391

内 容 简 介

作者是我国著名的版画艺术家和美术理论家，曾出版有《新美术论集》、《谈绘画》、《艺术形式的探索》、《论外国画家》、《王琦版画集》等著作。近年来他对国内外美术现状进行了研究，对当前美术上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提出了精到的见解。本书收入了他近年来在国内各大报刊上发表过的有关美术的评论、随笔、回忆文章共 38 篇。这些文章观点明确、文笔流畅。适合于专业和业余美术工作者以及美术爱好者阅读。

目 录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美术评论	
(1) 提高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水平	(11)
在美术阵地上高扬社会主义的旗帜	
——在《美术》编辑部的讲话	(15)
美术现状与版画创作	
——在十届全国版画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4)
创作自由与自由化	(36)
艺术创作的主观与客观	(49)
有关社会主义美术问题的一点思考	(65)
有关美术创作的几个问题	(71)
在新的征途上	
——谈六年来的美术创作	(84)
向新的高度突进	
——1983 年版画述评	(103)
前进中的版画创作	
——评第六届全国美展的部分优秀版画作品	(110)
版画创作在变化	(119)
版画仍在稳步前进	(132)
评画偶记	
——谈第六届全国美展中黑龙江优秀作品	(138)
现代西方现实主义绘画浅议	(147)
既不是绘画 也不是雕塑	(164)

法国的新壁画

——访法散记之一…………… (169)

立体主义艺术的发祥地

——访法散记之二…………… (172)

为民主自由而斗争的艺术

——《万徒勒里画选》前言…………… (175)

鲁迅论现代派美术…………… (181)

工业题材与大庆版画…………… (186)

美丽、丰富、神奇

——云南版画展观后…………… (191)

“美”与“力”的赞歌

——看塘沽版画展…………… (193)

沃土上的红花

——《北大荒版画三十年作品选集》序…………… (196)

向綦江农民版画学习…………… (199)

贵在独创

——卜维勤的木刻…………… (202)

招瑞娟版画给我的印象…………… (205)

《招瑞娟版画集》序…………… (208)

更加爱护我们自己的组织

——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 (210)

永难忘怀的纪念

——一个版画工作者回忆周总理…………… (214)

我国新兴版画运动的先驱

——悼念江丰同志…………… (221)

新波与人间画会…………… (229)

把艺术献给人民

——悼念符罗飞同志…………… (234)

杰出的画家蒋兆和·····	(239)
悼念荒烟同志·····	(243)
记日本版画家北冈文雄·····	(246)
白修德、贾安娜与中国木刻·····	(249)
从几本外国版画册想起的·····	(253)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美术评论

评论工作的任务

近年来美术创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创作人才和优秀作品，可是我们的美术评论工作却跟不上。评论是美术活动重要的一环，创作家产生了作品，需要评论家来进行评介，使观众更好地欣赏、理解这些作品。依我看，评论家至少担负着这两项任务：第一，评论可以促进美术创作，帮助创作家总结创作经验，指出作品的优缺点，改进创作，提高质量。一般说，并不是每一个创作家都能把自己的创作经验很好地加以总结，而常常要靠批评家的帮助，把创作家的经验条理化、系统化，从中找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性的东西，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这是批评家的任务。所以，历史上杰出的艺术家，都与批评家结下不解之缘，他们之间常常成为互相支持的好朋友。有些评论家的理论，主要不是从书本上得来，而是从分析、研究创作家的作品、总结创作家的实践经验中得出了最好的理论。像俄国的别林斯基，他一部分重要的论著，便是对作家果戈理和普希金的作品研究和评论。斯塔索夫的不少论著，也是对巡回画派画家和作品的评论。对于文艺复兴大画家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的艺术，主要还是从当时的美术史家又是艺术家的挚友瓦萨里的著作里才认识这些伟大艺术家的真实面目。同样，我们要了解印象派的艺术，也不能不去浏览一下当时和印象派画家结成亲密伙伴的作家、批评家左

拉、襄弗勒里、戈地埃等人的著作，从那里更可以看到对印象派艺术家和作品的精辟论述。所以，批评家应该与作家多交朋友，互相了解，互相支持。作家依靠批评家来推荐、宣传自己的作品，帮助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改进自己的创作。批评家也依靠作家为自己提供研究的对象，使自己的理论能结合创作实际，才能发展自己的理论，使理论不致成为空谈，并能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

批评家的第二个任务，是把作家的作品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向广大观众推荐、解释这些作品，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欣赏这些作品。同时，批评家也帮助广大观众提高欣赏水平，培养观众的正常、健康的审美爱好和趣味，培养观众对于美术作品的鉴别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家又是艺术家与欣赏者之间的桥梁。

所以，一个好的评论家一方面要很好地了解作家；了解他们的创作过程，作的甘苦。另一方面又要很好地了解群众；了解他们对艺术家的要求，需要什么样的作品；了解他们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这样，批评家实际上应该成为艺术家和广大观众的代言人，他应该经常联系艺术家与广大观众。那些脱离了艺术家和广大群众的所谓批评家，只能算是一位虚张声势的空谈者。

基础理论对于评论工作的重要性

我们说要加强评论工作，是指理论和批评两方面的工作。批评离不开理论，批评家是以理论为武器去分析、评论作品，没有理论的批评，就会流于空谈。批评家必需具有很高的理论修养，才能对具体的作品进行科学的深入评介，否则一件作品好在哪里，不好的又在哪里，你说不出一个道理来，只能空洞地说这件作品好，我很喜欢，那件作品不好，我不欣赏。或者只是三言两语非常肤

浅地指出作品的优缺点，这不是批评家的态度。批评家要把作品的好坏说出个所以然来，要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还要把这样的分析提到理论高度，从其中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样，批评家就能把对某一具体作品作出的分析论断，变成共同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就可以指导一般的创作，就可以作为其它艺术家在创作上的借鉴或指针。所以，批评家必需具备一些基本理论知识，才能掌握好批评的武器，同时，又从对具体作品的评介中来丰富、发展自己的理论。

现在我们的美术评论常常使人感到不满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批评家没有很好地掌握理论武器。我们的批评家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知识的修养，特别是加强以下三方面的基础理论的修养。

（一）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这是最重要的基础理论，没有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评论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评论家。马列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是最能正确地说明、解释客观世界各种现象的理论。我们的评论，就是要求正确地说明、解释美术创作现象，如果离开了马列主义，怎么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呢？我们评论工作的意义，是要促进社会主义美术创作的繁荣发展，是为了提高社会主义美术创作的思想艺术水平，是要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我们的美术评论不以马列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怎么能开展正常、健康的美术评论，怎么能推动社会主义美术创作的前进呢？

现在有些美术评论工作者不重视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学习，这是不正确的。他们认为马列主义是“过时的教条”，认为我们的美术评论工作做得不够理想，就归因于有马列主义这个“框框”，所以要求突破这个“框框”。自然，我们不可否认过去在我们的美术评论工作上，存在有教条主义、简单化的偏颇。但是究其原因，却正是由于我们对马列主义学得不深不透，没有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武器，不善于运用这项武器，因而才出现那样简单粗暴的、

缺乏实事求是的有分析有说服力的评论，但决不是马列主义理论本身之过。那种“左”的教条式的批评，实际上是以形而上学或繁琐哲学来冒充、代替真正的马列主义。在粉碎“四人帮”以前，我们的美术批评就存在有这样一些偏向：1. 只重政治标准，忽视艺术标准，或者以政治标准代替艺术标准，其结果使得搞创作的人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形成创作上的口号标语化，缺乏艺术感染力；2. 只重内容，不重形式。评介作品成了对作品内容情节的简单解说，缺少对作品表现形式风格的认真地艺术分析；3. 没有认真贯彻“二百”方针，批评者常常以唯我独正确的姿态，只许我说，不许别人说。批评不是与人为善，而是以简单粗暴的手段，形成批评上武断专横的不良作风。一件作品受到批评，便成为政治上的宣判，不容许被批评者有辩解反驳的权利。这也正好说明这种批评是假马列主义的，因为真正的马列主义是无所畏惧的，它相信自己站在真理一边，而不怕来自任何方面的反驳。

现在要恢复马列主义的面貌，要恢复马列主义的优良批评作风，坚持以说理的方式，对作品进行实事求是地、有分析地、有说服力地深入细致的批评，在互相辩论中来壮大发展马列主义的美术评论，使我们的评论工作，能真正起到促进社会主义美术创作发展繁荣的作用。要作到这一点，掌握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是十分重要的。

（二）一般文艺理论的修养，也是美术评论家所不可缺少的。美术虽然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创作规律，但和其它文艺形式也存在有许多共同的东西。比如艺术与政治、艺术与生活、艺术与群众、内容与形式、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批评的标准等问题，在文学艺术上都是属于共同性的问题。要作好美术评论工作，便不能不具有一般文艺学、美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包括美学史、文艺思想斗争发展史方面的知识。如果不了解这些带有共同性的理论知识，也不能很好地了解美术的特点。我们要把一般的文艺理论

和艺术本身的特点结合起来。只有对一般的文艺理论知识钻研得越深，了解面越广，才能对美术本身的理论问题获得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从历史上看，专门从事一门学科研究的单一的美术评论家是不多见的，大多是一般的文艺评论家，他们的评论活动都涉及文艺各个领域——文学、音乐、戏剧、美术。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日本的厨川白村，我国的鲁迅，他们不仅是出色的文艺评论家，在美术评论方面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对美术问题所发表的一些精辟的见解，往往是专门的美术评论家所不能企及的。

自然，我们并不能要求每个从事美术评论工作的人都必需成为全面的文艺评论家，他可以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美术评论方面，但却决不应把自己猎涉的理论知识领域局限在美术这一狭小范围内，而把研究一般文艺理论学科认为仅仅是文艺评论家的事。美术评论家如果具有一般文艺理论基础，熟悉其它艺术部门的知识，就能把美术同其它的姊妹艺术进行比较研究，就有助于对美术专门问题获得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理解，这个道理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的美术评论家应该是“一专多能”。

（三）美术专业知识和理论修养，对美术评论家来说，应该提出更高更严格的要求。美术评论家不仅要通晓有关美术创作的理论知识，还包括美术专业技术知识有关美术史的知识。缺少这样的专业知识，就不能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一般文艺理论与美术专业结合起来，就不能对具体的美术作品进行深刻的中肯的艺术分析，就失去美术批评的特点。美术史的知识十分重要，它能使我们了解过去，清楚地认识现在，明白地察觉未来。美术评论家不但要了解美术创作发展的历史，还要了解美术领域里的思想斗争史，历史上发生过什么重要的思想斗争，问题的焦点是什么？争论的结果是怎么样？有的问题过去有过论争而且得到明确的解决，你不

了解过去，现在又提出来，还以为是新问题如：“为艺术而艺术”、“纯艺术”、“艺术与政治无关”、“唯美主义”、“艺术的目的就是表现自我”……等，这些在几十年前被批判过的陈腐论调；现在又有人再三重复，还自以为是新的创见！诚然，过去被批判过的不一直都是错误的，把过去争论过甚至是得出过结论的问题拿来重新加以审查讨论，都是允许的。但有些问题是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证明其是错误的，却硬要搬出来宣布它是正确的，就太没有必要了。

以上三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是美术评论家所不可缺少的。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保证我们的美术评论工作的正确方向；一般文艺的基础理论保证我们评论工作的深度和广度；美术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保证我们的评论工作具有自己的特点，而不致流于一般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作为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所作为的”美术评论家。“坚定的”是指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方向，它要求我们的评论工作旗帜鲜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决不含糊；“清醒的”是指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受到任何错误倾向的干扰，能鉴别正确与错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马列主义和各种各样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界限；“有所作为”是指我们的评论工作要结合中国美术的实际，能正确地说明我国美术活动的各种现象，在理论上有所创造，有所发展。那种以简单化的方式来理解和运用马列主义，或者是重复过去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都是无所作为的表现。

建立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美术评论队伍

要加强美术评论，适应美术创作形势的发展，当前急需建立一支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评论队伍。要从中、青年作者中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给他们以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引导他们朝向正

确的方向发展，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术评论的正确道路上去。年轻的评论工作者勇于思考，敢于提出别人未提出的问题和独特的见解，但不等于这些见解都是十分正确的。有的人读了不少书，写文章颇有才华，谈问题也能言之成理，但也常常出现一些不符合马列主义观点的论调。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由于对过去“左”的教条主义感到厌倦，因而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也不感兴趣，相反，却十分热衷于对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和艺术流派观点的钻研，认为从那里才可以打开美术理论的新天地，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欣赏他们的才华，只看到他们敢于思考的积极的一面，而看不到他们在方向道路上模糊的消极一面，盲目地无原则地加以支持、鼓励，就会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到和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相反的方向上去，那就不是在培养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美术评论队伍，而是在培养一支和马克思主义唱对台戏的美术评论队伍了。这当然是不行的。

我们要发现、培养那些对建设社会主义有坚强信心、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从事美术评论工作的同志，给他们提供一定的便利条件，使他们能扎扎实实地做学问，做艰苦细致的学术研究工作。要把这样的人才优先选拔到我们举办的读书班、学习班里来，认真地进行辅导培养。对于有些马列主义基本观点尚未明确、但在学术上有所创见勤于思考和探索的作者，也要耐心地加以引导，使他们朝向正确的道路上发展。读书班也可以适当吸收一部分不同立场、观点的人，在学术上展开讨论，在思想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美术理论，锻炼和壮大马克思主义的美术评论队伍。

树立良好的批评风气

近几年来，我们的评论工作也作出了一些成绩，报刊上出现

了不少好的评论文章，对推动美术创作的繁荣，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可是，也还存在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比如对画家和作品的评介，几乎是只能表扬，不许批评，好像一提起批评，便和“打棍子”联系起来。正常、健康的评论，总是包含两方面的内容，既肯定成绩，又指出缺点，所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哪有十全十美无瑕可寻的完美的创作呢？善意地、实事求是地指出创作中的不足之处，目的是为了改进创作，进一步提高创作的质量，这和批评中的简单粗暴作风是两回事。我们需要对有些在创作上卓有成就的画家和他的作品进行研究、评介，介绍他们的创作活动，总结他们的可贵经验。但这样的评介，应该是恰如其分地、有分析、有说服力的，不应过多的渲染，或者近乎庸俗的吹捧，这只能败坏批评的风气。我们要把批评当成是一项十分认真严肃的工作，给作家和作品以准确公正的评介，这意味着我们在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是在树立什么样的榜样，也是为将来写这段时期的美术历史提供可靠的资料，而不是为了其它的目的。

在批评的标准问题上，过去我们太偏重于政治内容，忽视艺术形式。现在又出现另一种偏向，许多评论文章又只谈艺术形式、风格的成就如何如何，避而不谈或者少谈作品的政治倾向和思想内容。这种评论是和当前创作上偏重形式不重内容的偏向联系在一起的。而批评的效果，不是在纠正、扭转这种偏向，却是在鼓励这种偏向的继续发展。我们现在不再提什么“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但也不能完全抛弃政治标准，只要艺术标准。我们仍然坚持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根据这样的原则来进行批评。

在我们的许多评论文章中，也常常看到一些带有片面性的批评，作者从自己个人兴趣爱好的角度来进行评论，把个人的兴趣爱好作为批评的准尺。符合他自己的兴趣爱好的，就认为是好作品，否则便不是好作品。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兴趣爱好，

有不同的审美观点，对艺术作品的欣赏，也应该有自己的选择。但是作为一个美术批评家，就应该要求他比普通人具有更广泛的容受性，要求他对艺术有更广泛的多方面的爱好和兴趣，有更多的兼容并包的精神。这和一位批评家的艺术修养直接有关，批评家对艺术的广泛兴趣爱好，主要来自他在艺术领域的广阔见闻知识和对艺术的全面深刻的理解。鲁迅先生在这方面是最好的典范。我们要努力克服批评中的片面性，才能认真地贯彻“二百”方针，才能使我们的评论工作，有利于促进艺术创作上不同体裁、形式、风格的多样化的发展，才能把我们的美术创作引上“百花齐放”的灿烂局面。

开展正常的健康的美术评论，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认真贯彻“二百”方针，容许不同学术观点意见的充分发表，即使有错误的意见，只要不涉及政治原则性的问题，也应该通过辩论或批评来解决，不能采取禁止或封锁的办法。这和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美术评论一点不矛盾。马克思主义一要坚持，二要发展，艺术上有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并未完全解决，还需要不断研究探讨，在讨论中逐步求得明确，更需要在实践中来证明谁是正确谁是错误。

在艺术上，我们不主张搞唯一论。在艺术创作方法上，我们历来提倡的是革命现实主义，但我们也决不认为这是唯一的方法，应该容许其它多种创作方法的存在，在互相竞赛中来确定哪种方法是最好的方法。我们认为革命现实主义是最好的方法，也是根据艺术家的创作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但不能说艺术家的创作方法就到此为止，今后就不会再有比这个更好的方法出现了。因为创作家还在实践，还在不断地积累探索新的经验，也许还会探索创造出新的方法来，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何况任何一种创作方法都不是万能，各种创作方法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和局限性。革命现实主义要吸取其它方法的优点，就说明它自己也不是可以包罗万

象，而需要与其它方法相结合。过去我们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可见革命的现实主义就不能代替革命的浪漫主义。在我们的评论工作上，也不能把革命现实主义作为评价作品的唯一的准尺，好像只有符合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才是好作品，否则就不是好作品，就应受到排斥。革命现实主义是我们要大力提倡的，它可以帮助艺术家产生思想艺术都达到高水平的作品，但它不能保证每一件作品都能达到高度的水平。因为任何好的创作方法也不能代替艺术家的才能和感情。艺术才能有高低之分，艺术家的感情有真假之别，你运用的创作方法再对头，如果艺术才能不高，感情不真实，也无法创作出真实感人的作品来。如果我们只把革命现实主义作为评价作品的唯一标准，完全排斥其它创作方法在一些优秀作品上所产生的作用，就会有許多创作现象无法得到解释，这不利于创作上的百花齐放。我们主张在提倡革命现实主义的同时，也容许其它创作方法的存在和发展，在我们的美术评论工作中，自然也应该包含这样的精神。

1982年12月